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

|  |
| --- |
| **为什么课件没那么重要** |
|  |
|  |

 |
|  |
|

|  |
| --- |
|  |

 |
|

|  |
| --- |
|     最近上了一节公开课，很多同事觉得还行，说了一些肯定和鼓励的话。一位教师没有来听课，给我留言“听说你今天的课很不错，课件能不能给我学习一下”。虽然我明知道课件用处不大，但还是发了过去。我的课件有3个版本：第一版、精简版、极简版。第一版是在一个班上课用的，比较粗糙。精简版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做了修改。而极简版则是在另一个班上公开课用的，不超过5张。所谓删繁就简，大概可以用来形容我修改课件的过程。    让我产生少用甚至不用课件念头的大概是两年前的一次听课。那时候区里组织名师课堂，其中一位是全国名师肖培东。肖老师上了两节课，一节课是《老山界》，一节课是《表里的生物》。两节课下来，自然是好评如潮。而肖老师每节课的课件只有一张幻灯片。肖老师后来现场说课，提到课件是为了方便大家拍照，不然他完全可以不用。他主张，语文课要让学生多低头读课文，少抬头看课件。当时我就觉得很有道理，也想试一试。    我在常规课上做了一些尝试，效果并不好，而真正让我摆脱课件依赖的是去年的一次公开课《纪念白求恩》。因为是公开课，全校语文教师可能都会来听，自然压力不小。而这种压力也转化成了我备课的动力。我反复研读课文，一些段落基本上能熟读成诵，琢磨文章的结构和叙议结合的写法，品读关键词句，预设学生的各种可能反应，想象指导学生朗读的情景，设计各个环节的衔接过渡语，思考学习这一课对于学生的意义等。那几天，我仿佛开启了循环播放模式，课文的词句和学生的表现在我脑海中反复预演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那节课同事们反响很好。而那节课的课件只有一张幻灯片。我成功了！那节课后的一两个星期，我都沉浸在喜悦中。    后来上常规课，我也会制作课件，但一般都不超过10张。课件越简单，我越能解放自己，有更多时间琢磨课文，琢磨学生，琢磨课堂预设与生成，从而改进教学。每当我带领学生在语言文字的丛林里探险，学生窥得语言文字的奥秘后，他们都会惊喜不已。比如读《美丽的颜色》，我问学生：“在黑暗中，在寂静中，两个人的脸都转向这些微光，转向这射线的神秘来源，转向镭，转向他们的镭！”这句话太啰唆，能否简写成：“在黑暗中，在寂静中，两个人的脸都转向他们的镭！”经过讨论后明确：四个“转向”，让本来一瞬间完成的动作拉长了，仿佛一个慢镜头，可见这一刻的重要，也可见发现镭的艰辛，更可见居里夫妇对科学研究的痴迷。学生眼中闪烁着发现的惊喜，他们仿佛在说，语言实在是太有魅力了。    为什么课件没那么重要呢？因为很多重要的东西课件是无法呈现的。比如对文本的个性化解读，教师声情并茂的朗读，对学生回答恰如其分的点拨，拉近师生距离的眼神和肢体语言，教师对学生发自肺腑的激赏语言等。课件只是器，只是工具，而语文课最重要的是道，是语文教师对教育的理解、对生命的认识。我们用不好别人的课件，别人也用不惯我们的课件。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心中有课，就能少用甚至不用课件，臻于“大道至简”的境界。    课件本身除了助力我们的课堂外，也是对课堂的掣肘。课件本身是线性的，它规定了课堂推进的“路线图”，而课堂本身因为有启发、有碰撞、有生成而具备多种可能性。因此，依赖课件就会让我们更关注课堂进度而非学生的学习本身，从而让我们对课堂的精彩生成和转瞬即逝的教学资源视而不见。    课件没那么重要，因为教育的本质不是知识的灌输，不是视觉和听觉的刺激，不是机械的训练。而语文教育是所有学科教育中离精神和灵魂最近的科目，它追求的是自由，追求的是有趣的灵魂，追求的是诗与思。    在今后的语文学习中，让我们偶尔使用课件，经常涵泳文字，总是凝视自我和学生的心灵。这样，才无愧于“语文”二字，才无愧于“教师”称呼。 |

 |